



# 母爱似泉

□再耕

常言道，父爱如山。那么母爱呢，该如何比拟？我以为，母爱既不是大河奔流滚滚滔滔，更不是大海壮阔波澜起伏——母爱似泉，涓涓细流绵绵不绝。

如今我已是八旬老翁，在我三十三岁时，六十岁的母亲病逝，至今已近五十年矣。漫长人生路上我时时有母爱相伴，进入老年仍感受着母爱的滋润。

我来到人世时，婆婆爷爷外婆外公已离世，因此无缘体验到什么是隔代亲，未能享受到祖辈的宠爱。我是独子，上无哥哥，下无弟妹，于是一辈子也不知何为兄弟姊妹间的同胞骨肉亲情。加之父亲在我九岁时便被调到主城之外的县上工作，在我十五岁时父亲又因意外英年早逝。所以父爱对我来说，只是遥远模糊的记忆。

我从小跟着母亲长大，难见父亲踪影，不得已，母亲只好既当慈母又做严父。不到五岁，母亲就教我读《三字经》吟《唐诗》诵《宋词》，且送我去读过私塾，回家还要大手把小手教我学写毛笔字，说早打基础，日后有用。我果然受益匪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在川东行署秘书科工作，母亲在西南煤管局上班。生活在双职工家庭，我从小吃食堂，是伙食团的忠实成员，一直到老。家中不开伙有许多好处，省去了油盐酱醋的烦恼，余下时间皆可随心所欲地阅读。读书也是我们全家人的爱好，记得有一次外地工作的父亲手捧新出版的伟人诗作回家，喜不自禁地反复吟诵，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唱合一首，寄去当地报纸发表。

父亲一生都不是甘于寂寞之人。早在北碚朝阳学院读法律系时，就因上街游行被除名。离开学院后，他以银行职业为掩护，先后在四川三台、万县参与地下党活动。父亲的不安分也带来了家庭的不安稳。父亲因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意见，向有关部门写信受到追究出事后，直接影响了本拟提拔的母亲的前程。在岗位上表现出色的母亲，遭受突如其来打击虽未让她一夜白了发，却一夜坏了视力，原本炯炯有神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看稍远一些的物象即模糊一片。在处境极困难的时刻，母亲的冷静应对能力，令我敬重：她按时去了下放劳动的工地，没有丝毫怨言。还留足了我在学校搭伙的费用，要我心无旁骛学习，我成了她唯一的挂念。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正是我上高中长身体的关键期，也是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在劳动强度很大的工地苦苦挣扎，还

忍饥挨饿用勒紧裤腰带省下的粮票，换成鸡蛋带给我增加营养。在米汤都稀罕如燕窝的年月，光洁似玉的鸡蛋是何等的珍贵！母亲在用自己和血，养育寄予厚望的儿子。

母亲学的是师范，早年当过小学教师，后转入工业战线。她干一行爱一行，企望我学好数理化，长大能当个有作为的技术员。但我的所作所为却让母亲有点失望，我小学时爱上了语文，初中时爱上了作文，高中时爱上了文学创作。高一那年，我在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徐庆堡先生的关心下，写出了以百年前贵州苗民起义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张秀眉》，经著名诗人原翼推荐，我得到了峨嵋电影制片厂李光亨导演的约见和肯定。由于剧本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我放弃了此后的高考，错过了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而峨嵋厂在自然灾害中下马，也使我的电影梦就此破灭。阴差阳错的唯一好处是，母亲对我的写作从不理解变为渐渐支持，且从此全心全意始终不渝地支持。

高中毕业后，我在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母亲单位的人事部门找上门来，安排我去重庆煤矿子弟学校任教。这让我感到有些突兀，一时不知所从。我是个只想当学生不愿做老师的人，从未想过要站上讲台，这也是我选择读高中而不去学师范的原因。母亲看出我的不情愿，开导我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爱好文学创作不是坏事，可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先从业余作者做起。后来的事实证明，母亲苦口婆心的肺腑之言是正确的。我坚持写作几十年，出版了9部文学专著，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一直做着与文学无关的职业，但这并未影响我对文学创作的热爱。

煤矿子弟校地处郊区，冬季寒冷。时时心系着我冷暖的母亲，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将旧毛衣拆洗晾晒干净，然后不顾视力微弱，织成毛裤和手套让我御寒。最让我感动的是，右手手套的拇指和食指指尖处，还刻意织成空洞，方便我握笔写字，可谓细心之极、周到之至。开学不久，母亲送我一本崭新的《辞源》，这是她用牙缝里省下的生活费买的。她还嘱咐我课前要认真备课，万万不可在黑板上写错别字，会误人子弟，贻患无穷。我牢记母亲教诲，勤勉敬业，第一学期结束，我便获得校方书面嘉奖和物质奖励。望着母亲欣慰的笑容，我眼角湿润，感觉她的满意有着比任何褒奖



更为沉甸甸的分量。

正当我的工作渐入佳境，母亲却突然生了一场大病。说是突然，其实是必然。自从父亲出事，家庭突遭变故，柔弱的母亲便凭着意志硬撑着，身心疲惫、心力交瘁，不生病反而是怪事。母亲在病中三天三夜不省人事，我三天三夜守着病床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怕失去相依为命的亲人。一个月后母亲出院了，我也松了一口气。至此，她便病退回家，开始了治病养老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初的第三个春节，我的处女作《爱民果》在《重庆日报》副刊发表了。一首小小的诗歌习作，不想竟减轻了被疾病折磨的母亲痛苦，带着快乐的心情，听着窗外声声爆竹，读着那首小诗，母亲过了一个舒心的节日。此后4年，母亲不断生病住院，也不断在病中读到儿子发表在远远近近报纸、杂志上的新作。病情的恶化无法阻挡，但那些渐有长进的文字，却是她缓解病痛良药。

1977年6月的最后一天深夜，母亲带着对我的依恋和牵挂，平静地离开了这个让她饱尝酸甜苦辣的世界。整理遗物时，我在她枕头下发现了整整齐齐存放着的4年来我发表的全部习作。这些作品有我的心血、也有她的体温，是我们母子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结晶。枕头里留有一个存折，存了200元钱，这是母亲一生的积蓄。为作纪念，我买回一把落地式电扇。闷热的夏夜，旋转的叶片送来习习凉风，我会想起在地坝纳凉时，母亲为我摇风打扇的情景。徐徐清风，犹如母爱的汨汨清泉，润泽我永远不会干涸的心田。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 能懂的诗

### 飞进油画里的蝴蝶

——金铃子油画《蝴蝶》有感  
□邹仁波

一只粉红色的蝴蝶  
从金铃子的油画里飞了出来  
她一定是被阳光晃花了眼  
竟把你当成了一座开满鲜花的山  
她收拢翅膀，在你那粗糙的  
洗得发白的印花布衣裳上，采蜜

她不知道，你也是画出来的  
是几十年的风雨，是洗不白的晨昏  
是粗布的纹理，把你画成了一块  
沉默的，纯白的底色  
此刻，她那双鳞粉闪烁的翅膀  
像从烈火中飘飞出的桃花瓣  
灼然你洁白而沉重的青春

油画里，拥有完美人体曲线  
张开受伤的薄翼，翩跹起舞的蝴蝶  
原来就是你，飞进画里啊  
——母亲！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 欠母亲一个拥抱

□何洪田

小时候  
胆小  
一有风吹草动  
就找寻  
母亲的怀抱

那里  
最温暖  
最安全  
最舒适  
最可靠

那里  
可以哭  
可以笑  
可以伤心  
可以骄傲

那里  
可以与母亲一起  
看日出  
送黄昏  
数星星  
听风跑  
亲密无间  
无烦无恼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我不再矫情  
不再胆小  
离开母亲的怀抱  
徜徉天地间  
用脚丈量山川  
用心把世界变小

而今  
好想好想  
还母亲一个拥抱  
母亲  
已去天国

我仰望星空  
潸然泪下……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顾问)

### 父亲母亲

□刘畅

父亲的脊梁  
被四季农事  
压弯，又被  
顽强的信念  
拉直，他的目光  
被一串阳光过滤  
温热、暖心  
365张日历  
被他烘托成  
平平仄仄的抒情诗

母亲的手  
满是起伏伏的沟壑  
但会变魔术  
一簇簇弯腰的稻子  
从她手掌的褶皱里  
向阳生长  
一把锄头，划出弧线  
倒伏的高粱就站立了  
一个个寡淡日子  
被揉得甜甜蜜蜜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

## 岁月温情

□韩树蓉

母亲已去世多年，时光冲淡了许多过往，但她留给我们兄弟姊妹的节日仪式感，于无声处，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仪式感最强的当属春节。一进入腊月，母亲便开始忙碌起来，洗洗涮涮，缝补裁衣，把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家里喂的肥猪，在春节前半个月就宰杀了。小时候一年就只杀这么一条猪，我们天不亮帮着父母把猪赶到屠夫家里。等着屠夫把猪杀了，刨干净，分解好后，母亲便会在中午给我们吃上一顿香喷喷的饺子和抄手。留足请客的猪肉和内脏，剩下的肉都做成了腊肉和香肠。猪油熬好后装在陶瓷罐里，猪油、腊肉和香肠是来年一年的油荤，得留着慢慢吃。油渣一般就给我们打牙祭的，我们几姊妹，用碗盛着油渣，用手指轻轻地捏一颗放进嘴里，口腔里弥漫着油渣的香气，大家吃得心满意足。猪血也一点不浪费，拿来和着糯米装成血肠，装好后直接放在大锅里煮熟，这是整个春节的主菜。

大年三十晚上，在母亲的张罗下，满满一桌子的菜摆上来，父亲便开始带着我们

敬神，一年的收成、孩子们的成长，都在这一刻向祖先们汇报了。敬神后我们就开始大快朵颐，难得地，小孩子还能喝上几口米酒，但我不喝，我对酒过敏，再好的酒到我嘴里都是辣嘴的液体。我不喝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马上要拿压岁钱了，我得清醒着拿到压岁钱。吃完饭，父母就会发给我们压岁钱，收到压岁钱，便一溜烟跑出去找小伙伴们，看看谁家发的压岁钱多，那时候的压岁钱就是几毛钱，最多也就是一元钱。显摆过后，又回家和父母守岁。但往往都扛不过瞌睡虫，没到子时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睡过去也没有遗憾，因为大年初一起来，我们就会穿上母亲准备好的新衣裳。母亲的手巧，我们的新衣服都是她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的，有时候还绣上一些别致的图案。

母亲重视的节日还有端午节和中秋节。端午节的粽子，母亲都是亲手包。母亲把种在菜园子里的粽叶、艾草和香蒲割回家，捆好后让我们分送给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端午节的时候，田边地头 and 河沟边的灯草就长得很高了，我们小孩子邀约着一起去扯。扯回来后先放锅里煮，煮过的灯草结实，不容易扯断。母亲用糯米加上一些红豆、绿豆、红枣、腊肉丁，用粽叶和灯草包出不同口味的粽子。我手笨，只在母亲包粽子的时候打下手，用勺子帮母亲舀米、装米，用剪刀剪剪灯草，忙得也是不亦乐乎。吃饭时，总是要把各个味道的粽子都尝一遍，不知不觉就吃撑了。饭后，母

亲把父亲喝剩的雄黄酒涂在我们脸上，这样的端午节才算完美。

到中秋节的时候，月饼总是要吃的。月饼工序太复杂，一般都是买现成的。但是，地里的毛豆角，母亲会煮成盐豆角，合着自家菜园子里的雪梨，总会在中秋节的夜里，出现在院子里的小圆桌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赏月、品月饼、吃豆角、饮佳酿，其乐融融。

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是农耕的重要时节，母亲总会在这天早早上汤圆。煮好汤圆的时候会包上几个小小的汤圆，煮好后用筷子串在一起，插在门上。我们不懂为什么要把汤圆插在门上，母亲就说：“现在正是农作物栽种的时节，春分这天把汤圆插在门上，就是为了封麻雀嘴，让麻雀们不再去啄食田地里的庄稼，让大家的收成都能好一些。”

丰收节是农历的十月初一。“牛戴花、马戴花，十月初一砸糍粑。”一到十月初一，母亲就会蒸上一大锅糯米，然后用石臼把糯米砸成软糯香甜的糍粑。母亲说在农村会用糍粑把花粘在牛角上，为牛马庆功，感谢他们为农家的丰收做出的贡献。虽然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但是自己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人们围着牛角戴着红花的大水牛载歌载舞的欢乐场面。

时光匆匆，节日更迭，母亲的身影早已刻进每一个传统佳节里。母亲不识字，却用她一生的言传身教，为我们种下亲情与感恩的种子，让我们一生都能心怀善念，温暖前行。(作者系重庆市垫江县作协会员)

